

让思念永驻纪念亭

□ 刘补明

我的故乡在兴县，这里是一片红色的沃土。

近日，应兴县老促会之约，我们一行十人回老家观看了情景剧《纪念亭下的思念》，深深地被感动了。

情景剧《纪念亭下的思念》，是由兴县老促会牵头策划的。

正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日，老促会的相关领导早有心愿把这一真实而感人的本土故事搬上舞台，宣传出去，以期激励后人，铭记历史，砥砺前行。

《纪念亭下的思念》的编剧是步入古稀的

牛国权先生。为了写好剧本，他多次往返于我的故里庙井村，走访老邻里，瞻仰纪念亭。为了积累第一手素材，可谓费尽心机，风尘仆仆。剧本成型后，又征求我们这些烈士后人的意见，反复打磨，志在精品，真正体现了一位老作家严谨治学的精神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我们深表敬佩。

接受任务后，兴县音乐家协会的王俐导演迅速集结韩建光、梁豆豆、王永强、侯艳芳、白庭彰等骨干，加急排练，在较短的时间里，剧组成员冒着酷暑，顶着烈日，出色完成了排演任务。剧组演职人员无不感慨地说：“能出演本土英雄，演绎英烈故事，是我们的骄傲。”



情景剧《纪念亭下的思念》演出现场

我奶奶不识字，家庭妇女一辈子，却养育了六个儿子。爷爷走得早，家里的一大摊子全交给了奶奶。

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最为艰难的岁月里，奶奶先后把两个儿子送上了前线。

奶奶不一定能完全看懂时局，但她目睹了后院里四太爷等人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惨状，揣摩着长年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真正原因，盼望着老百姓有出头的好日子。然后，用她那朴素而又赤诚的坚定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家人的奋起。

我的父亲排行老二，本该他先入伍，但因他孩子多，家庭负担重，新婚不久的三叔父便争先报名，替兄从军。带兵的来接年青健壮的三叔的时

候，奶奶二话没说，打点了数量并不丰足的两袋干炒面送他启程。

三叔很争气，又卖力，在前线入了党，又当上了连长，仅探亲一次，住了一夜，便又火速归队。三叔讲得最多的一句话，就是“打仗不能认怂”。年仅17岁的五叔被三叔的英勇所打动，执意也去报名参军，兄弟俩终于成了同路战友。留守的其他家庭成员，女人做军鞋，男人磨炒面，开驿站，送军粮，竭尽全力支援着前线部队作战。

1946年，两个叔叔先后壮烈牺牲在战场上。三叔长逝卓资，五叔魂断宁武。据说两次战役都很激烈，叔叔他们作战都很勇敢，用尽了最后一份力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，为大部队的到来，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了时间。遗憾

的是他们没能在黎明前看到东方升起的一轮红日。

前线传来噩耗，一家人深陷无尽的悲痛之中。奶奶没有流泪，只是一声接一声地叹息。她一狠心，变卖了几口最值钱的大瓮作盘缠，调遣伯父和父亲分别去卓资与宁武认亲招魂。再后来，政府就给奶奶颁发了光荣烈属证。

奶奶把证书捧在手里，放在心上。每每到了纪念日，她就用那干皱的手，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从娘家带过来的梳妆盒，揭开包裹了多少层的红标布，任凭老泪纵横……

最能安慰奶奶以及全家人的是，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，我们终于迎来了解放，新中国成立了。

我的大哥刘瑞华，在党50多年。他退休后，念念不忘的一件事，就是用实际行动去纪念先烈，教育后人。他毫不犹豫地拿出用自己的退休金积攒起来的十多万块钱，在烈士的墓下，建立了纪念亭。他说：“我的退休金是党和政府发放的，我用党和政府发我的钱，为党和政府，也为我自家办点事，值。”

2022年“七一”，纪念亭落成，挺拔屹立于高山之巅。亭柱上，一幅醒目的挽联赫然写着：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当天，几级政府派要员出席落成仪式，不少乡民也自愿来参加纪念活动。之后，每逢

清明节或“七一”，总有团体或单位来这里举行纪念仪式，烈士纪念亭成了远近出名的红色教育点。

牺牲时，我的三叔31岁，五叔仅有19岁。我们在墓地环周种植了50棵松树，以示刻骨铭心的怀念。

我们是在泪眼中看完情景剧的，再次接受了心灵的洗礼和情感的浸染。谢幕时，我们以革命烈士后人的名义，将一面精心制作的锦旗送给剧组。上面写的是：红色文化展风采，精彩演绎润心田。

先人已逝，英魂永存。《纪念亭下的思念》，让思念永驻纪念亭。

石像村的英雄母亲与三兄弟的家国魂

□ 李竹华



图为幸存者冯光在1949年太原战役结束时，与孝义支前干部的合影，前排左三为冯光。

抗战时期，孝义县兑九峪的石像村，有这样一位母亲，她以骨血般的坚韧，在黄土高坡上镌刻下一段家国传奇。她亲手将三个儿子送上抗日战场，用无声的坚韧与无私的抉择，诠释着最厚重的家国大义。

冯母的一生充满坎坷。丈夫早逝后，她独自拉扯着四个儿子、一个女儿，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刨挖生路。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碾近家园，八路军115师补充团来到石像村播撒抗日救国的火种时，这位饱经风霜的母亲没有丝毫犹豫，毅然将三个儿子送上了保家卫国的前线。

出发那晚，夜色如墨染透山坳。冯母站在村口，将一个个带着体温的窝头塞进儿子们手中。她的眼神亮如寒星，不见泪痕，只

反复叮咛：“去吧，保家卫国最要紧，娘等着你们胜利归来。”老大光仁默默点头，眼眶里盛着对母亲的千般不舍；老四光智笑着晃她的胳膊：“娘，等打跑鬼子，咱就修建新窑洞！”老三冯光攥紧母亲粗糙的手，掌心的老茧硌着心，他暗下决心要奋勇杀敌，绝不辜负母亲的嘱托。

三兄弟在战场上淬炼成钢，各自经历着生死淬炼。冯光在敌占区数次穿越火线护送伤员，一次在汉奸眼皮底下转移时，手心的冷汗浸透了良民证，他却始终沉着如石，稳稳完成了任务。老大光仁总冲锋在最前，在一次掩护群众转移的激战中，他用生命践行了对家国的忠诚。老四光智机灵如豹，拼刺刀时为护战友，毅然将枪托砸向敌

人，壮烈牺牲。

1945年日本投降，冯光随部队回到孝义，却因身负任务不敢贸然归家。直到家乡解放，他才终于踏上归途。多年未见，母亲已是满头白发，背驼得像座弯弯的山。当母亲看清他的瞬间，先是愣在原地，随即扑上来紧紧抱住他，老泪汹涌而出。冯光哽咽着要诉说大哥与四弟的事，母亲却用枯瘦的手捂住他的嘴：“回来就好，娘知道，他们都是好样的。”原来，逃难的老乡早已带来消息，那些年，冯母总在灶台上摆着三个窝头，直到发霉了才舍得丢掉——那是她对儿子们沉甸甸的思念，是无声的守望。

1949年10月1日，冯光作为山西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，站在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上，望着五星红旗冲破云霄。恍惚间，他仿佛又看见母亲站在村口，大哥扛着枪走在队伍前列，四弟笑着朝他挥手。冯家三兄弟是石像村的脊梁，用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，而冯母，这位默默吞咽了所有伤痛的英雄母亲，她的事迹早已融进村庄的血脉。

抗战时期，石像村有108位村民主动投身八路军，23位烈士血洒疆场。孝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傅立民亲自将绣着“抗日模范

村”的锦旗赠予村庄。抗战胜利70周年时，孝义市以冯母为原型创作皮影剧《母亲之歌》，再现那段红色历史。如今的石像村“抗日模范村纪念馆”里褪色的锦旗仍闪着微光，23位烈士的名字在风雨中愈发清晰，108名战士的身影化作浮雕永驻牛头山“抗日模范村纪念馆”广场。而那位总在灶台前摆三个窝头的母亲，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，成为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。

讲好石像村的每一个抗日故事，如同播撒红色种子。让这些故事在代代相传中愈发鲜活丰满，让更多人铭记孝义的革命斗争史，让红色圣火在这片土地上永远燃烧。

